



原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

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

音瘦病也又器中空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

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

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呼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

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亦工而氣質

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

長安鄭振鐸書



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  
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  
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  
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  
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俳音排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  
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  
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夫恩澤丈  
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  
賀其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  
聖朝興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開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

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之理吾  
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有酒以俟  
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  
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  
福來每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其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  
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  
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  
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

則伶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  
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  
有以憂悲且伶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  
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  
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  
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  
必不為怕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  
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禮  
夾谷武子之墓家語相魯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事新條儒又使行由隨三都公山弗復率費人

人以泰魯孔子以登武子之墓  
命申句須樂傾軫中衆下伐之及為寒寒匪躬以革君心之非  
雅以益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  
濟子禮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  
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  
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  
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  
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吝高宗曰啓乃  
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  
而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  
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  
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  
諸中以屬乎已又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  
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印仰字或音昂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  
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舉人  
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  
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一本重  
本作道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  
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

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從  
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  
踰距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尚書多方篇句今夫狙  
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  
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  
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童云踣滿北切  
也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  
念者而曰我不能一本更有我不能三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  
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  
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

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  
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  
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  
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  
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  
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  
子自言處眾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  
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污雜置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  
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  
聖人之道及乎人一本人上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

之云云三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  
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  
肆其志一本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  
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  
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  
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  
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  
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已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  
子仁之潘云置許規切因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北至

子仁之

潘云置許規切因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北至  
三置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置亦或為薰謂以香薰草

藥沐浴伯  
與霸同  
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

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尤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

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

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

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

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

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譎

坑不能以道匡漢正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

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也樊勸

本作從跡之潘本作從史之上子勇切下音勇已則决起奮怒掉強越挾彈夫以媒老

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武帝時南越大君修氏

四年少季往諭令入朝與太后私通國人是無異盧狗之遇族

不附太后呂嘉遂攻殺太后及終軍等童云族音世異隴間謂使犬

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

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

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

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

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

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

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上声一旦改節去声皆老而自克今  
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  
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  
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  
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齏屈其勿切楚辭九章云吾  
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  
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  
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  
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  
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

言突吐忽切又音脫楚辭將突梯滑稽注轉隨俗也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

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  
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律而運離羸而行夫豈不  
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  
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同人為群輩數十百人當時  
志氣類足下時遭訓罵諾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  
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  
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遭則俗吏  
滿前更說買賣商筭羸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孝子和  
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即



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則不免為連累發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宋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孰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

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一本无今

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獨何如哉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

為蒲捐駃騠何可當也捐所交切駃音决騠音適史記武帝伐

駃騠駃馬生七日而超其母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掉籍田之罷意思艱艱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

荷重潘云重側洽切春也此當作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與

同則浚溝池藝樹水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

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

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脩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

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

如此粗坐五切疏也宗元白

###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搏我以

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撲駭駭語切而當惠施鍾期之位與惠施

子鍾子期與怕牙深自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瑰璧

之寶其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前統蓋

昭明太子皆喜論文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

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衆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

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乎一本作牙使識者動目聞者

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嘗病與寄之作堙鬱於世

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庐覩足下

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

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

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

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于之

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塗草具以備還答不悉  
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  
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昔果蕩  
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奏養樂朝夕惟  
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燒赫烈之虞煬音漾炙也熱也炙以震駭  
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瀡有切滫瀡人骨曰滫瀡禮記滫瀡  
以骨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  
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切於是有水火之孽

有群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

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

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

者蓋無他焉一本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煎

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

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

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

言是僕私一身一本作已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

尚書即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

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

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乃幾道

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天一本作大字凡眾之疑慮疑一本作所字舉為灰埃

黔其廬藉其垣黔同淹切 音者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

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火正 回祿火神則

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

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職切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

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本作是乎尔

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

惡之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令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

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頽骨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為足下

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歲

陵來言足不為醉賦及對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

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

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大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同業書

貞元十四年九月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大學諸生足下始朝

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

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

按漢書志通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

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

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

悒乙及切不樂也

非特

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

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

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喬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

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  
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  
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  
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  
于今僕嘗讀季元禮嵇叔夜傳李膺觀其言大學生徒仰闕赴  
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  
甚盛於戲音烏希潘云與嗚呼同義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  
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大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  
敗業而利口食者墮徒果切窳以主切有崇飾惡言而肆聞訟者有凌傲

長上而諄罵有司者諄蘇內息醉二切罵也其退然自克持殊於衆人者

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陶虛勇虛容二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

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潘云嗜徒合切詩溥水背僧釋文沓作皆注尊也嗜嗜相對談語背則相憎

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音尚

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

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矣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

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

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

善偽一本能字下有并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貞元十四年太

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陽城送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

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

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  
尼吾黨狂指南郭獻議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曾參徒七  
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孟出彼一聖兩賢人繼  
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扁婢  
俞附扁為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  
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  
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  
風一方輩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  
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  
最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勢奴古切勉也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  
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  
京師來變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  
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  
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軌謹  
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一本  
字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數色角切類也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屈原楚詞懷沙僕往聞

庸蜀之南恒雨少日出則犬吠于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  
南二年冬辛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大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  
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  
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  
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群日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  
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呶尼交切早  
暮吠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僵音姜仆富赴旬三音橫古對反愈不可過  
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

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為

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無然撫音武改容也京兆尹鄭叔則

佛然佛符弗切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

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

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

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

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非陳者其為

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

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



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  
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一作燁燁  
炳音朗

燁烺火  
明貌

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

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

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

掉徒  
弔切

懼其剽而不留也

剽匹  
妙切

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

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

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

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天道也本之書以求其

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

之易以求其動也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

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

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

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

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

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一本元  
復字

###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在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

量竊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

和胡卦  
切宋王

云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

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

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

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逢滿本作

鈇鈇衣也掖音亦與掖同禮記衣逢掖之衣逢猶大也大袂禪衣也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又矣

又何感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

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

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

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

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

矣古者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授

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循聖

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不能為

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爾云齷乙角切齷

記作握齷注急促之貌前漢作握躒注局陋也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

先蘇薦切後胡豆切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滿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

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

望又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

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俛於下

列俛音俛又丑沾沾於未位沾也且日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

列良切無見貌

沾沾也且日

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

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出穀梁傳昭公九年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  
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  
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  
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  
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  
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  
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

充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

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

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

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

事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

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求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

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

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

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

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稱

人切怒敬叔吾所信愛吕恭字敬扶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

一本無不字却言字下有哉字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

其車肥其馬良其筴即策字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

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去吏切終日

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

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

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

千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甚深記切教也其

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

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

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

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

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

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鯢鵬互鄉於尺牘

哉一本何下更有辱字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

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

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魯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

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

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慄慄者求孔子之道不  
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  
勃滿本作穀口角切與不同一本作立字久則蔚然爾蔚音尉又紆勿切源而流者歲旱不  
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又者其  
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珩音行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  
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本無可知字固相  
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  
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以為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謂其泉河東羽獵長揚賦後

人妄加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惟

文遺言措意文一本頗短苟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

所作睢肆一本作肆寓滿云恣七咨切又如字睢許維許章二切自得貌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

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

爾也一本無也字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

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胡卧切一本作加字而僕稚騃卒無所為

但赧赧文墨筆硯淺事赧千浴切起壬余切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

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

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

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近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喜群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科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去聲吾是以懼絜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翦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

宗元白

答貢士蕭察求為師書

求為一本  
欲相字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遐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意遠辱書訊貺以高文開其知思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服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祥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肯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計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

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黯潘本作翦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適蜜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

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

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奔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

工書者皆病辭也辭音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

鍼攻熨破悲廉彼驗二切以石刺病也卒不能去纏結心腑

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

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瘕音遐女病也玉

中丁仲切藏才浪切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

病書字益下而予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

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嚼土炭嚼徒監切嗜酸鹹者不得

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

感矣吾雖來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  
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  
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  
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  
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  
為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想謂吳武陵或曰子蚤夜孜孜何畏  
厚自謂其族父柳公綽耳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  
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

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  
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想焉苟增而不  
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踈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

二一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  
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  
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一

肯作日 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

吾往騷滯多所去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括吾必曰周孔  
桓與抵同一本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桓宜無

下疊周孔子



所諛道

一本無道字

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

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

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

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

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

偷追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

辨生之才致但見生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

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

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蠲鵠

卵者吾取焉蠲音蜀豆蠲中大青蟲也鵠胡沃切莊道連

而諱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

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

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

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嶷魚力切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

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一本生字下有

宜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

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公

閣下謹字下一本有再拜字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左傳

昭公四年注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

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曠頰寶良

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

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

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

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

其卒呼憤自斃斃音弊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

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蹟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

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之焉然猶仰首伸

吭張目而視吭抗剛二音咽也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

路而垂仁者耶令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

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

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踣音溺墨切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

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益為贖伏惟念墜

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

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

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

任戰汗墮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

一本啓上更有陳情字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

元和元年子厚母盧氏卒于永州

沉竄竢罪朝不

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恋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

與杜司空

杜黃裳

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

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

所極親故遺忘

音望

况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

饘音延切

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

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

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悽音婁恭謹貌一日勤也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

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况在今日而率然干冒决

不自疑者盖以聞風之日又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

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

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匍音扶又音蒲匍音伏又蒲墨切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夙夜忖度

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

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微聞於

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

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光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

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屏步丁切屏營恐懼貌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左傳

秦孟明伐鄭晉敗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伐晉晉敗于彭衙坎年孟明伐晉清河焚舟晉師不出責曹沫於一

舉沫莫具莫佩二切史記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十三年與齊相公盟子柯沫執匕首切桓公公乃詐盡歸魯之

地俾折脅贖脚之倫贖音北刑名前漢鄒陽上書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脅折蓋於魏卒為

應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

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

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

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浪音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

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

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江切

譬之涉蓬瀛登崑閬閬音浪海中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州又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風巔一角

正西北名玄圃堂一角正東名崑崙宮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

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歛歔

晝詠宵興願為斯役以報恩遇瞻仰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

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橐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

至謹奉啓起居輕贖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

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義風

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

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

偃仰不廢其道符載為韋臯支使時為劉闢真贊云行義則固輔仁則通宅年良觀麟閣之中及闢敗載素服

請罪高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紛事以

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

浮議困在交戟前漢劉向傳註交戟謂守衛者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隍壞

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帳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

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一本作訕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為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聲至一本日有一本作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搆災翦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已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前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

事以承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

一本作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

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十  
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  
闔境知噢咻之德潘云與乞六切又夾遇切休音休又許主切左氏作燠休注齋念之聲凡在廵  
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未  
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音亦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各爲賊  
隨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  
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  
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沉澹  
奉啓陳謝下情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一本啓字上有不稟食字

書其言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  
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  
於列子列子不受出列子說符篇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  
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  
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  
言辭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憂故遁以自  
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  
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  
無慙斯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董仲舒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

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為工無貨不可以為商抱  
大罪處窮微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閭下則非所  
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于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  
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  
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君窮厄困辱則感  
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  
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  
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

去顯領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

因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

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

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

風周濟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詳見前送盧遵序孝仁之譽高於

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

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

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老子

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節

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



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一本罪字下有也字逃字下有謹字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時年十八一本啓字上有決進退字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通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元

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造俊造之末跡

造初救切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賈音古闕無善價闕苦必苦覓二切載文

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啞啞遂列

為達者啞一角切啞於祈切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

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

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

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  
慷慨激昂奮攘布裘縱談作者之楚曳裾名卿之門抵掌我弁  
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  
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侯之閭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  
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念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  
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  
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  
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  
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  
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

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挾文

切時儕稱雄時一本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袁燕石而覆玄

宋人得燕石以為寶周容觀之笑曰此燕石也與瓦

而游漲海文選盧諶詩序夜光報於魚目抵取謂耳曷予補乎

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

甚鄙薄者乎苟或歎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

皆言為建瓴建音譽瓴音零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

靡可使尺澤之鯁研奚切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

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

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為

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造夕謁  
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  
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一本啓字上  
有不敏字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惠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  
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  
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  
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為  
儒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  
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

肌膚上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

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瞻雲霄何由而能哉遂

用收視內顧頽首絕望

頽與  
俯同

其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

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

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

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

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盡

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

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

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

心日以自負也無待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  
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  
知己併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  
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  
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  
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  
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  
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  
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  
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

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  
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  
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  
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  
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  
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  
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  
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  
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  
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刺力葛切不可以

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付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  
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彧如實出已之德。音  
鬬左傳成公三年荀彧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彧善視之如實出已。敢  
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  
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  
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申伯甫侯魏邠謀暮辛趙致罕羗之  
績魏相邠吉辛武賢趙充國潘云罕許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  
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

邠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

平吳元

北服恒陽。

恒陽

也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

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

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斥逐守  
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䟽潢汙，整效蚩鄙。少佐豪髮，謹撰平  
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  
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

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勸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  
曰：江漢之漭，王命召虎。漭音虎召與邠同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  
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李成封西平王愬之父也其事正類然  
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  
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  
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  
夷雅二篇齊沐上獻誠醜言滂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  
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稗官注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  
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又國語云為里人所命次注里宰也不勝憤踊之至輕  
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即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  
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  
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  
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永貞元年李吉甫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月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  
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  
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  
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  
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  
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

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  
無患元和三年九月李吉甫罷為淮南節度使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  
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倘以一  
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  
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  
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  
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  
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

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篲醫門操篲乃切篲旋芮以醉二

切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

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詞詞本作辭同箒正酉切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箒享之千金致之

煙霄分絕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楮衣音楮

有前漢注犯龍門俯收於培井潘云培坎陷二音莊子獨不聞夫陷井之蛙藻鏡洞

開而秋毫在照文津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

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

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

淪魑魅之群魑抽知切魅莫覲切韓文云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何以報恩唯當結草

左傳魏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儒

宗元啓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崔鵬字元翰聞其言曰今之為

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貞元年趙宗儒自翰林學士再迁司勳負外郎自是恒欲飾其

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

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向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

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

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

君魂與魍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惶灼一本作戰惶謹啓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啓嚴礪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劔門用兵之

事最為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元和元年礪以山南西道節度討劉闢拔劔州

斬其刺史文昭德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濩仿音旁

音羊濩胡故切布濩散也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

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

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

是以晝夜恟恟平上二音恐也不克自寧今身雖敗弃庶幾其文猶或

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

默而已乎謹撰劔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

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綬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名弊  
也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  
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塵永弃瞻仰遼  
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  
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伶孤賤特肆撫存則縲紲之辱  
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  
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上瀆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所著文啓鄭綱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忤悼懼交動於中  
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之智能復闕周慎一自

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沈廢無跡自明

不意相國垂慈特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晞於白日潘云奧於到切突一

叶切爾雅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郭璞云奧謂室中隱奧之處禮曰婦室聚突突亦隱奧負泥塗者遂

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

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

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瀆無任踴躍惶

恐之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即湖南李中丞

宗元啓宗元無累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  
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

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紉女切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  
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  
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也敢飾近文  
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卷不敢繁故也倘或  
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凡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  
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訾即移切又音紫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  
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  
受嚴命不敢因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切觀物象涉

旬撰擬不得萬一竊伏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  
辜速課空薄又見踈蕪之累憊期廢事尤所戰慄憊與慄同謹修撰  
訖上獻退自跼踏音局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一本作上河陽烏尚書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

烏重胤少為路州牙將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城通元和五年重胤縛從史以獻憲宗嘉重胤力擢帥河陽週陽有三成故曰河陽三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元和九年以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

陽淮汝節度使使徙治汝州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弃遐壤

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潘云弭音救左氏其左執鞭弭注弭

弓未無緣者無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謂吳莫

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  
筆札拂縑紉音兼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亦慕交深冒  
瀆威嚴伏增戰越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二天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憲宗即位宗元尚為禮部員外郎豫  
作此表後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  
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  
以安華夏音魏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叶周又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弘帝堯之法天  
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  
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

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辭雅切凡百統  
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皐陶之頌舜尹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  
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  
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太和尊號表德  
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  
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  
下郊天地饗宗祧他凋切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  
仄証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  
小謙讓之節安延全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寮庶尹詳明故實  
議崇聖德則入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元疆之壽祝

史記言一本作信字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  
懇望之至

###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各天心未從隕越無措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  
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記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  
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牒伏惟皇帝陛  
下允恭克讓約已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為而不有安上理人之  
德置而不論至心王言非群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  
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

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  
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  
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  
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  
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群願固守謙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  
惶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  
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虔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  
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職日切無任登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

元和十四年作宗元別為柳州刺史當題云柳州賀冊尊號表

下未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  
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  
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拯人欲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  
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蝨賊盡除福應皆集  
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勲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  
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缺望童云缺古况切又窺睡切百  
工怨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昊窮之景祚理歷疑命寔曰聖  
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  
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市於九圍西字  
滂灑晉周於八裔參所禁切又所帛切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

獲守靈荒遠承大典潢汚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  
呼願同於萬歲無任慶賀屏營之至屏步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德宗時宗元為藍田尉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  
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  
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德宗建中  
元年群臣  
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興元元年  
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文神武之號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  
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怨思沐浴鴻澤者敢  
懷劓刳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

日日以靈靈滄星歲况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

呈衆瑞而繁委汚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

潘云萊作來齊秦亦切薄也鹵即古切

也草木蟲獸之微化為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

所大惑矧又兵戎未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

昭一本作煦

樂以終日

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恩跼蹐知懼跼蹐音

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

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為陛下當敬于斯旨不可忽也

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

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補凡在覆載

此下更有孰不驚惶四字

不勝懇倒恐懼之至

一本恐懼作恐陳

謹封耆老等狀奉

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 闕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發丹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  
 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  
 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道逾深兢惶無措  
 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  
 宗之心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而日月居高又稱照臨之位况  
 復上承天命下親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  
 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

曰惟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絕被禮樂與行宸

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謂禮五安

西牙夷牙七德左傳襄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安保夷牙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武有七德殊方者知

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

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

庭發陵之切誦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

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

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獲地益慚不任懇迫屏營之

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一本無二首字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其等言

一本作石靈等一本作石靈等蒲云靈徒惑切臣伏以

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彌光大化益被

光大一本作大玄字加以

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

五稼盡登萬方皆悅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

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

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

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

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即千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

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

此而可亂敦多有奉况復野多滯穗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

於京垣

垣與垣同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垣詩曾孫之便如抵如京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

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

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

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墜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諸光順

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

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

第三表

一本以此表補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二表之闕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

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

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為心不以執謙為德以順



人為大不以崇讓為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  
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荐臻特表昊穹之睠音倦五穀蕃  
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  
而違之臣所未識况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  
以豐人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  
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  
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殞  
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一本作誠字哀臣羸老  
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二首順宗時潘本作四首

臣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觀列聖  
勞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  
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言詩廉切草也居喪以為覆席  
號慕無時貫子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  
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  
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  
業至重軍國方敷一日萬幾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  
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  
至

第二表晏元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听政第三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  
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顯然  
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  
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是以哀迷  
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禮記檀弓上子思曰先王  
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不至焉者知難繼也君子不為同上季子宰曰買  
道而葬後難繼也伏願少抑  
哀懷仰遵理命治也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  
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第二表

晏元獻本按文苑英  
華此乃宗元所作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塗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已從物用身

等御龍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荆山下昂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

謂德

道成鑄鼎仙

萬姓長號

平

九有顯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

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雍之言

高宗涼陰三年  
不言言乃雍

庶政

未釐頤闕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

代猶遵西漢詔音前不所奉

詔音一本作遺詔謂漢文  
帝遺詔令天下以曰易月

我國家

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

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

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

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

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茂皇王之大猷固阻群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為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袞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公余專切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商高宗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武王代紂况令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群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

之望荷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順宗即位宗元代節鎮作此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公弼乃山南西道節度嚴震之子奉某月日勅書

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冊允昇寶位凡在群生孰不

慶幸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

而品物榮解下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

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

重離出曜躰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承

遺訓承一本永保鴻業過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觀

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

生成不失覆載潘云煦于句切嫗於遇切天以氣煦地以形嫗况臣謬膺藩宇累受國

恩妾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

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宗元為禮部即中賀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為

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

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寶命方始聖曆周彰載宣臨照之

明遂施潏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

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前漢高祖紀詔曰子有天下尊帝於又快被堅執說平暴亂立諸侯

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大公曰太上皇文王遂無憂之志中庸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正名紀曆名一本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濊廢鳥外二切汪濊深廣也又言饒多

歡呼扑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謨仰承

大化踊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順宗傳位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不

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

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重

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相欣戴臣某

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踊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廣陵王即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為皇太子改名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議前漢文不惟立愛其在繼明一本其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曲帝紀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放信皇心乾坤會謀保安

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貞元二年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戴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襄之禮賜與有加襄一本旌孝悌以厚

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  
積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湯皇風遠揚自華及  
夫異俗同慶臣某等謬參耆定倍百怕情無任懽慶踴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

代王權  
賀憲宗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是  
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休順時御極負辰而會朝夷夏衆  
豈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  
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魯史愧書雲之典食毛含齒懼抃無窮  
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踴躍之至倍萬常情無任蹈舞欣  
躍之至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代未  
刺史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未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

太陽既昇昴資始滂澤斯降膏潤無遺臣某誠慶誠賀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  
膏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浹發大號中明舊章農有  
薄征市無疆價勳勳是錄爵扶以班寵寧間於幽明澤必周於  
夷夏近甸輕摧酷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寮亦推  
恩於天屬諸王喜覺孰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  
興廉期於變俗爰褒有容尊賢之典惟新詩周頌有客謂  
二王之後為客載奉  
素王宗子之道斯在記檀弓孔子曰  
天下孰能宗子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

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踊躍之誠倍百怕  
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賀表 憲宗即位太上皇誥旨用之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 潘云娣音弟

良娣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 媛干眷切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母儀

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臣某等誠

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

登其正位 長秋皇后所居北謂王后 愉狄亦被於恩光 愉音搖刻維飾服也禮記土人愉狄此謂

皇德 奉養見三朝之安 禮記文王朝 周旋有四皇之輔 史記天

宮四星未火星正 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為明所以表王倦之源

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踊躍無地  
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永貞元年

臣某等言今日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士臣妾慶并無窮臣

其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嗣周

母之德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

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陰禮用修其以

播正始於王風 王一本 致特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祭位獲親

盛儀踊躍之誠倍百怕品 百一本

賀皇太子 代潘鎮賀廣陵王為太子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曰東方有

宮青石為牆高三初問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温文光三善之名禮記文王世子篇行

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又云恭敬而温文繼照協重离之慶萬葉固平群方宅

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况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灌抃之誠倍

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貞元中劉濟所進

臣某言今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寮者伏

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懼誠慶頓

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

嘉穀不須於贊祐燕谷用遂於生成鄒衍泰谷事豐稔既均知朝

雨之被澤伏嘉克叶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慙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

書嘉穀六穗異畝耻書於周典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

獲觀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貞元中韋臯崔宗所進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劔南所進嘉禾圖及陝州所進

紫芝草示百寮者之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

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大和

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實靈章抽英獻于土庭唐叔慙同

穎之異尚書云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前漢武帝紀并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

既呈疑之祥潘云疑魚紀切故更觀煌煌之秀豐年期著聖



壽用彰歆和之人權抃無極臣其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恒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貞元中

臣某言今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愔挹滌切張建封之子所

進嘉瓜圖及白兔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

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

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

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綿表表之慶異棠連質用彰燁

燁之榮一作本况金風發祥白兔來擾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

神功雜遝紛綸遝大合切雜選聚積之貌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

於華風况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 貞元二十一年宗元遷禮部員外郎字尚書誠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

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

正著玄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

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滂瀉之澤

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

不晞畏景轉炎更灑匕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噐而咏玉

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也然則零於庭而著異祀於平

以標奇漢宣帝徒矜往辰孰並茲日况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

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  
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忭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

非恐

一本此下注云京兆

臣某言伏見令月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  
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三日又出益  
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  
遐邇畢陳其嘉應披閱該深聖理彰明臣誠歡誠慶頓首頓首  
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靈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  
非常敷彼清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

旁流自中但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  
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合慶同歡周於億兆况復  
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育一本作靈秀字  
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群  
生自為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  
之溥洽無任慶抃躍之至

禮部賀白鵠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鵠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  
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  
惟伏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

正色式表金方鵠以知來淮南式彰冠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  
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觀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  
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二實同帶圖示百寮者寶祚惟新嘉  
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旁行嘉瓜發祥  
來自侯服質惟同帶見車書之來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  
雖七月而食幽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東陵詠佳賓之會宗詩首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亦等

儀逢聖運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王權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  
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  
德表神人以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  
極重華慶傳德潤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  
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蒂垂芳香激大王之  
風影耀天泉之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二年天泉池二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  
園謂給孤獨園指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慶超於小劫神功  
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

而增歡無任抃蹈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一本表下有一字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霽霽周布霽徒或切霽徒對切霽霽雲貌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溼澤徒加滄滴無助無任感脫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二十四日特雨溽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廻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亦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時一本作將字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差官精誠

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  
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漢之虞  
已積幽勤之慮衆靈受職會蔚且躋於南山曾鳥外初百穀仰榮滂  
霈遂霑於東作仰去声左傳百穀之仰膏雨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  
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帝屢美於桑林  
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  
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  
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

玄液旋被臣某誠欣誠智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  
防患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  
神化勞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於肥  
饒較切滂灑盡霑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  
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  
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

想是為外州刺史作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宮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  
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群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  
日降雨者中謝伏以時或憇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

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馬迎舟掩  
商羊之舞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翼而跳孔子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

微初泛洒於上宮遂滂滂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

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左氏春秋湯克夏不雨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割其爪以為

犧周公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巫歲早則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

之慶惟聖之功臣其不任云云

原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原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表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枉管觀察便裴行左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僭功宥罪布告遐迩者和

十四年淄青節度使劉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隆師道所管淄青登萊所密鄆曹濮齊交海十二州皆平詔赦天下

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中伏惟陛下體

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

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甄錄建切激其效順持加旌節之

榮謂以劉悟為義威節度使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謂田弘正加檢校司

事戎行窮賞賚之重行切死事極褒卹之憂劫脅之役盡除聚

飲之名皆去傷瘼受煦吁切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

更盈於種種陸音章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甲義烈之家物無不

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漢帝歎愷悌之成太平之德斯為至盛本

作太平之業既崇然財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漢典方行

講禮再榮於闕里後漢章帝過魯辛闕臣謬膺重寄獲觀太和

抃蹈之誠倍萬情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

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趙簡子夢遊釣無任

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四年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傑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梟擊義

也帝德廣運唐命惟新羅暹廓清潘云羅暹莫比自切暄一計切

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抃無涯謝伏惟慶文聖武皇帝陛下威

使百神德消六沴潘云沴同徒與即計二功天降寶運時歸

太平自克夏禱是翦蜀平蔡夏謂揚惠帝共謂李錡殊類稽顙

群疑革心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建議既得廟謀必臧謀一本旌

旗燭耀於淇河金鼓震驚於靈岳東岳鄆城自潰寧同呂魯之

爭卿上問切唐鄆州東平郡左傳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耿

幸切光武詔耿弇討張步弇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左傳武含生

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文選

賦翠華沂水風生更起舞雲之詠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

蠻荒獲承大慶并躍之至倍萬常情按本更有伏以舜念克勤禹思受益無疆惟郵既聞

政理之方靡不有初願獻持盈之戒介立霧息云云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裴行立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

等使者元和十四年分李師道所官十二州為三道以郵曹僕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表也

虵豕之穴忽為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

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遠

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塗滿征徭

之便俾侯既定賜獲以寧左傳僖公十四年齊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注履所踐獲之界異書

充之封爰從古制鮮曹衛之地實契雅謀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車

口六歲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仁壽之期農事載盛

粳麥釋九豆切隋本作勅音加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

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具季札請觀周樂見武象箭南籥者山甫徂齊復正

東方之賦詩臣摠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為韋侍即賀布衣竇群除右拾遺表韋夏卿所薦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

方嚮德遠人是舉天下歸心謝臣伏以竇群肥遯居貞苞蒙養

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諸詠道貞以求其志頃守藩服特所委

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塞囑官之尤豈謂天

聽曲從贖言無廢况諫諍之職故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





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  
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切見新授其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幹而其  
文幹一本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以諒為迷  
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勅下赴本道諒置國器合在  
朝廷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異他  
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  
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為戶部王叔文陳情表

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自  
稱母疾病今請急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

將何為

曩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暗風發動暗一本狀候非  
常今雖似退猶甚虛倏都活朕女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  
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  
家扶持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以顧遇拔自卑品  
委以劇夙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睠所知豈慮未效  
消塵遽迫方寸蜀徐庶指心曰今以開塞重輕之務加焦勞憂  
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况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志  
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進退窮感昧死上陳無任惶懼懇倒  
嗚咽之至一本作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疾  
小廖與微臣驚蹇再效無任云云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元和十四年詔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討黃洞蠻

臣某

云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

云云者臣聞虜革既

平雖亦憐而必去

國語申胥曰夫齊魯警諸侯亦憐也

豺狼已斃在孤鼠而宜除

臣某

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

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尚聞凌暴靈旗斜指

武帝學以牡荆畫幣日月北斗登龍為泰一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銅獸俯臨即銅虎符所以發兵

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額行

行戶即切前漢嚴助傳注額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額也躡伏波之舊規光武時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附乘

下瀨之故事漢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不

也瀨難也吳越謂之河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于家思奮身于原

聖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壘陷堅

左傳宣公十二年靡

而環蕩清海隅永息邊激切以才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前

充國曰無踰於老臣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論語孟之反不伐謬承重委寤寐

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

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

幹蠱無倫今黃賊尚據荒陬大巢未覆倘以其代某之任必能

掃蕩氣稷氣音分稷子鳩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性管觀察崔詠或謂崔能者非

臣歷刺三州連擢二府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  
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遐迩同致復昇平之故  
事縱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  
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夫威咫尺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  
回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明寧也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桂  
江府星紀夔周微衷尚隔於戴盆積望徒懸於窺管癸霍之誠  
彌切大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  
敢瀆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厠滔舞於群寮  
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自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  
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周禮希康侯三接之恩周易一覲

龍顏萬死為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元和六年為潭州刺史闕而觀察使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

云

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

宦不期達值某皇帝

睿聖文

文明撫運大闡玄猶搜采衆才幸

承甄錄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消塵上吞鴻造忘其薄陋委  
之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  
天慈唯當憂慙以為防視俗而為教陶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  
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朔襄州謝上任表

元和十二年

捧對絲綸歎悻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才智略無  
取幸賴先臣緒業朝恩父李晟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可節制寄深分  
聞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  
育爲心霽澤無涯德音慶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得潛師暗  
入賊境不竟兇渠就戮吳元齊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仰  
荷殊造重於立山臣以日月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  
撫三軍又安百姓真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祗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  
進雖竭盡驚勞力效忠勤冀其憊尤敢望宦達某宗皇帝德宗也

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印遂忝符郡某皇帝順宗也  
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慙負  
息伏遇陛下憲宗也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謹請宜加  
豈異稷臯更遷重鎮再奉澄清之寄仍同猷替之榮將何以上  
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脩農稼率勸遠人鋤其姦慝以副勤  
卹無任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或云劉公濟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  
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林無極及臨所部驚  
懼逾深役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恆懦之質童云恆音臣儒無  
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即署闕馮唐論將  
之對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  
作牧一麾出守按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  
翊州即同密邇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  
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出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跼蹐  
無地張云跼蹐足切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  
運力一本作副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  
有成庶哉之心慄七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繫壤以  
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穆宗時恐非  
宗元所作

聖言即駕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其妾自弱齡即忝  
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憲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  
蠻倣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賈音古左傳  
勇者賈思酬隆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  
勤知臣持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指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  
願微臣不幸曩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穆宗龍興御  
極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延種二音威加九域鴻和普洽靡不周  
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况臣此臨此  
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裴行立前為安南雖則殊鄉

還同衣錦量巨鼇之力水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  
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棄奸慝平勻催賦示  
以義方特清淨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  
駑駘之効甲鷹人之用庶荒陬夷獠瓜老二音西南夷名盡沐皇風率土  
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  
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  
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  
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褊袴之謠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

推傳追切髻音計惟髻可貌秀石田之餘

左傳

十一年猶石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獷古猛切說文大不可附也代征賦

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千稔撫安未  
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  
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  
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

元和十年

諸本此表首皆云此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  
徵臣官在禮司自寮稱賀比且臣草奏臣以不慎交交旋及禍訖

張云詔許容切一本作誣字 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遣離

十年一見官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在詔條竭盡駕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

柳州謝上表貞元中代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謝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逾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徒歷切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館尋假職名意欲奉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

心無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

愚貌墨角切假臣寵濫重領方州駕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

於華秀謝中臣聞潢汚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恋主

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况臣昔因妄官漢書仕諸侯為左官一紀于外

子牟馳心於魏闕莊子中山汲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入獨無

斯恋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

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往蹇臣憂此誠口

不能喻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

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鄙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

私不勝恍欣之至重云恍音荒傳雅曰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

或云當作桂中丞恐非子厚所作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於察廉所職格勤庶

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元和十四年安南賊陽清脂都護府殺都護李

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毒癩黎人痛普吳切某皇帝以其威惠茂著自某州

刺史俾之撫臨是月憲宗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夙夜經行盡除兵器賊

徒識恩黨種歸義仲武至安南遣人說其首豪數月間降者相繼炎荒之俗靡不底寧

後改鎮容州穆宗長慶二年以中武為容管經畧使勳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

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廻授

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剽犀剽音剽之轉二落切截也斷也

筆不休寧慙倚馬世說相宣武北征袁亮從前時被責免會且草露布與袁倚馬前令作手不撥筆俄得七紙

殊可觀况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

於流輩頗為滯淹輒敢薦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

元和四年鄭綱罷相五年出鎮

鴻濤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不知所圖臣謝中臣聞蕭曹佐漢

六合為家冀望匡周禹方同軌臣幸以芻賤累忝殊榮天德荐

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勦絕勦子小切人

用康寧寔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伐檀興議負乘招譏常懷覆

鍊之虞鍊音速敢望專征之寄獻俘未遠展効有期希此微功上

答殊造無任云

為揚湖南謝設表貞元十八年揚憑

臣某言中使其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  
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  
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其受素飡之刺知無肉食之  
謀左傳在公十年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以憂以惶寢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  
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飴醴日設飴一本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  
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上答殊私無任感  
恩欣躍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元

臣某言中使其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  
珍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  
桃之羞時令攸貴月令仲夏羞以含桃况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使發九  
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芻豢而外被恩光  
皆疾智才詰二切目睢也適口而中含溼澤顧慙表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  
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願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厭息廉切無任

謝賜時服表代人

祗荷寵私啓處無地臣謝中臣又忝朝行歷職無效在再星紀偷

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後漢耿舟云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裁縫而為衣服固可書行內省疲駑將何答效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綸言曲臨寵服祥至跪奉殊錫慶躍交并臣謝中臣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慙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踴影望天慙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鄭綱

右臣所部員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郵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物音切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升平事有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元和薛華或云薛戎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

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社符煥  
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治無垠承  
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  
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謀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  
冊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裴行立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神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  
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淨當時差本道同十將  
甚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脉得十四日狀  
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尚

偷非足爲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狡之謀先期而

自露

一作一本  
作猾字

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言語未聞

尚軫天心猶煩廟筭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  
奏

讓監察御史狀

宗元爲監察  
御史中裏行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臣祖名

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

祖也

禮律之制所不

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初旨

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具官臣某奏奉勅新除監察御史宗  
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時  
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違今長安一十四縣並準常年例  
全徵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  
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以上據所損稔免抵當  
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  
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慙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父南承嗣

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官某乙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惟陽佳切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

臣自十歲即承班榮承嗣七歲為重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

郡為施涪二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劉關及承嗣以無

以負荷先志報効殊私以慙以懼墮越無地伏見某月日勅元

十四年和以王承宗負恩于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

竊不自攢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荅百生之幸庶得推鋒

觸勿摩壘塞旗潘云左氏傳靡旌摩壘摩近冀獲盡於微試儻

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卅懇臣聞周

官考藝國子置車甲之司周禮夏官天子掌國子之倅漢道推

恩孤兒備羽林之用武帝卷死事之千秋思奮於事越漢武帝

子號羽林孤兒

呂加反韓千秋奮曰願得仲孺期死於奔吳前漢崔夫字仲孺  
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父死吳軍中夫奮  
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  
以報父仇遂地入吳軍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血脉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濃書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  
為恒式者貞元五年詔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倣載南畝周雅  
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德宗惟新令  
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  
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虞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

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瓷器才資切陶器之緻堅者

瓷器若干事一本無此一句右件瓷器等並藝精瑛瑱瑛音靈和土也瑱音職切黏土也

也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然自無苦窳窳音道前切空也病也史記舜陶可窳器不苦窳

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金之嗚賈誼賦黃鍾殷是稱

士銅之德銅音刑當作型尾器也以盛策韜非子曰堯舜發士銅器慙瑚璉力辰切祭宗廟王器貢

異器丹音奴石中天既尚質而為先禮記郊祭器用亦當

無而有用老子近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元和元年

右某準從前赦文常參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定和六年勅伏見前

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又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

左降官負外置同王負俸判舊用戶部省負闕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占闕不用七件力每年約計數貫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其之人都不整務戶部錢是準勅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負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住宅公驗有同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王官今請悉依故事為準並廢負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負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糗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上桂晉親祭符

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詳經十一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七內死者各依殺人論

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分去已帖縣準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

伏以中丞裴行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裏周身不違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徵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

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閣輕賜塵蹟惶戰交  
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裴行立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當管程管也諸管謂容管邕管黃南等格誅討邕管草賊黃

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

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徵惡盡除黃少卿等歷

稔逋誅舉宗肆暴黃温首領黃少卿少度少卿子昌沔昌灌等自貞元以來數為邊害前後陷十餘州恃

狡兔之穴陰伏諭安陰陰鎮徂綠二昌維足屈伏也張孽狐之立跳踉見恠魚

列切妖也雖徒彫切狼良節二音見奮遍切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

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兵起還師已期

於席上家語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

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

罪莊子為不善於幽闇衆輕聞蟻勇劣怒蛙韓非子越王伐吳

見怒蛙乃為之執從者曰奚欲人之輕死也出織縞當強弩之初縞古老切前漢

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之未不能孤豚債肥牛之下賁方問切什也左傳昭公十三事

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芥齊如字又則皆切

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突吐忽切梯音脫旄勦絕有

時勦子不索何獲索色窄切左其拱稽致命稽注拱持也稽察

執銳忘生車申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左

宣公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



者數切觀上略總帥中權左傳宣公十二年中權後戰士義激

於身心列校勢成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潘云蹶音厥前

注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拔距之

材徧徵於川洞前漢井延壽傳投石技距注顏師古曰技距者

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憊於羽

檄憊與愆同漢高祖紀注檄木簡長跂足唯俟於牙璋跂音陴

也周禮典瑞注牙璋璋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發兵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

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權聲治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

殺且及於寢門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左傳

於寢門之外注家事勿關士已填於左闔國語勾踐伐吳入命

室皇寢門闕也天人自今日以後內

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即日月日全軍

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御史大夫嶺南貞

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容

府揚中丞楊當作陽御史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勳襲太常安南

李中丞御史中丞安南都護李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彝器並膺

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眾

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微側

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後漢高趾女子微側反呂嘉之威

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潘云瀨音賴前漢武帝紀甲為下瀨嗟

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

有征敬吉弔切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

事須移牒隣管以成掎角舉牒者荷君荷反徧引也左氏警諸補鹿晉人角之諸戎荷之注

荷其足也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賀中書門下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

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

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締丁計切憲宗討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陰黨援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

臣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謨克協

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

溝洫之虞濟子禮切清濟貫獨河大峴琅邪不聞涯岸之阻峴胡切天兵四

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註設之典期以撫

循註音卦前文帝紀濟北王反註誤吏民外但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梟堅堯切鏡當

作鏡前漢志注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如羆而虎眼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

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

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

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縉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獎

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為効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寤寐

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

立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恒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賀中書門下

某官某乙右某伏奉二月二十二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大

洽率土之內并躍無窮伏惟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漢平七

國更嚴斬殺之科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

纒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耜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

勇豐以貨財疾苦除鯨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

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寬功多受三事之

榮詩三事大夫汪三事三公也元和十四年斬李師道田弘正秦捷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節者有十連

之寵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劉悟斬師道詔以劉悟為義成軍節度使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

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寰海末康夷

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耻之辰見咎繇惟輕

之德咎繇即皋陶字并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賀中書門下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

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

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為連已肅

澄清之政鼠無夜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威孫曰夫鼠晝伏而夜動鳴變好音詩泮水惠

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論語必世而後亡遂使琅邪即墨田

生無慮其異謀前漢高祖紀田肯曰齊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北有蜀何之限非親子弟莫可王齊

者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

以西為人也多矣注聊攝二城齊西界姑尤三水齊東界恭以相公憂愛禹績制出蕭規揚

蕭也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其獲逢開秦忝守方隅抃躍之誠  
曹也隨倍百恒品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裴行立狀賀裴度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其中書門下狀賀訖其忝居  
未屬同族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

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  
之勲申伯尹吉甫力叔召虎長鄧寇取致光武配天之業長漢鄧禹寇洵耿弇此皆

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撻拔  
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慕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

盈朝萋斐成市萋音斐斐音非詩云萋兮斐兮成其具綿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

討准有之况則下車而授首滅吳服恒陽之虜劉軌使而率心

裴度遣相者說王承宗承宗遂載德棣二州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博搜

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  
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梟擊堯切鏡當作鏡自致誅夷以成

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上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  
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

神化允屬於聖君崇動實歸於宗衮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一本丞字下有上裴相字

其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  
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賜展効今者中華寧

謚音畢切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向餘寇孽伏以黃少鄉等憑培

壤以自固童云培薄口切壤力狗切自固而東小豕謂之培壤又云小阜也合莖脆以為強潘

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董丑必貧

弱伐方致和平庶盡驚蹇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踊躍夙夜

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崔詠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

飛越頃在邕州元和五年邕州刺史崔詠除為管經略使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

寵禮記有功德於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相公膺賢輔聖六叙

委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其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元和八年十月桂管至此元和十年凡兩周歲

丹誠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要一垂切國語注要服六

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上疏曰遠處絕域小臣能無首立依風之思哉子牟之

戀空積莊子魏公子牟曰身居江湖之上心馳魏闕之下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負徵

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宰

相之車敢希榮於上客一本上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

戰汗伏深謹狀

為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國語越語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注仕其

子而趙摧栗腹即長平死事之孤史記趙武成王十五年栗臨

其孤未壯可代也燕師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

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

睢陽睢宣佳切至德二載尹子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

爰自緜緜超昇品秩南承嗣以父死事七歲肉食廩給未嘗暫

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承嗣為涪州刺將致死命以盡夙心

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晉劉琨枕戈待旦會力筆之吏寘以深文

首級之差今復誰辯前漢馮唐曰雲中宋魏尚坐上功意茲之

謫不能自明馮拔征高趾解意茲軍還載之一車後有猶賴舊

勳謫居樂土劉闢反承嗣以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

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與師討代恒真元和十四年制制奪成

爵以吐奕承璫為招義一本作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才非方人

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効死戎行胡剛竭平生之忠懇申幽

明之冤痛撫劔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

不得擁遏又况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

弃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元和十年

右伏準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

人以目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

代謹連狀

爲長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德宗時

長安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

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左傳昭公七年食上之糶毛誰非君臣注毛草也竊

見近者祥瑞所呈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

降靈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

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其皆陶煦純仁成此耆老

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闈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

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

順門輒進表訖伏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

天人失望草野愚鄙切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

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贖國相伏待典刑謹

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京兆尹帝夏卿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

薰風謳謠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

聖君臨御玄化并聞瑞應匝於萬方張云匝作咎切與市同豐報窮於四

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一本作必將有爲蓋以挹

揜徽號近二十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

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

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

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弥遠少遂踊躍之甚今請  
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  
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  
深謹狀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終

臣樂善  
臣樂善



